

阎宗临

著

宋郭汾阳  
阎若云扶

编

阎宗临作文作品集学

写完后，遭遇洛桑，列芒湖为大雾笼罩，不辨咫尺，我想生活也似大雾，他虽弥漫了我们，他的本身却是可爱的，不允许任意玩弄的，正如雾中的列芒湖，阳光一照，仍然会透出他秀丽的姿态。在此，我们所能努力者，只有修养自己的内心，准备与环绕我们的大雾来搏斗。因此将这部没有组织的记录，题为《大雾》。

——《大雾》后记


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在這裏，我們可以說，「我喜歡你」，就是說：「我喜歡你，因為你有我所喜歡的特質。」

這就是愛。



阎宗临 著

郭汾阳

宋若云 编

阎守扶

YANZONGLIN  
WENXUE ZUOPINJI

阎宗临文学作品集


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阎宗临文学作品集 / 阎宗临著；郭汾阳，宋若云，阎守扶编。  
—北京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，2014.5

ISBN 978-7-5000-9341-1

I . ①阎… II . ①阎… ②郭… ③宋… ④阎… III 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 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75983号

---

策划人：郭银星

责任编辑：李玉莲

装帧设计：博越图文·程然

责任印制：魏 婷

出版发行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17号

邮政编码：100037

电 话：010-88390969

网 址：<http://www.ecph.com.cn>

印 刷：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印 张：24.5

字 数：320千字

版 次：2014年5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4年5月第1次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00-9341-1

定 价：49.00元

---

此书由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资助出版

天涯無尽自然多奇  
此所生命歲評之殘痕  
當於他平的可訛

賜

岱梧先生



● 1939年，阎宗临为岱梧生日题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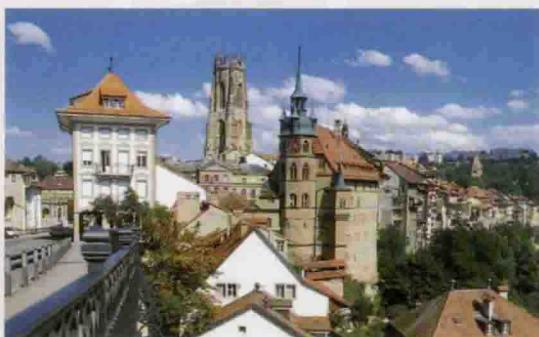
● 出生的地方



● 法国马赛港



● 1925年12月赴法时乘坐的法国邮轮安德烈洛号



● 瑞士伏利堡



● 山西大学旧址（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）



● 1935年摄于瑞士日内瓦湖畔



● 1939—1945年，桂林施家园寓所外的风景



● 1935年摄于英国剑桥公园



▲ 1937年在英国



▲ 1925年摄于北京



▲ 1937年摄于英国剑桥



▲ 1937年7月14日，与梁佩云的婚礼



▲ 1947年摄于中山大学



▲ 1951年摄于太原



▲ 在瑞士伏利堡大学书房



▲ 1965年摄于山西大学



● 1932年，罗曼·罗兰赠予阎宗临他与甘地的合影

# 序

韩石山

写过些文章，浪得虚名，知道我上过大学，多以为是学中文的，实际我上的是历史系，学校嘛，山西大学。当年觉得还不错，以成立之早，可与京师大学堂（北京大学）、北洋大学堂（天津大学）鼎足而三，现在嘛，只能说是个普通高校了。

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，阎宗临先生就是这所学校的一位教授。

想先生解放之初，从中山大学移师北上，固然有桑梓情深的一面，未必就没有认为山西大学也不比中山大学差的一面。就当年的山大与中大来说，这是实情，难以违拗的是世事。先生1950年回到山大，到1978年去世，在当时的大环境下，自然不会有多少科研成果，写过一些论文，商务印书馆出过一本书，有些文章学界评价还是不错，如斯而已。

进入世纪交替之际，时序变了，世事也变了。在阎先生三公子守诚学长的擘画下，先是在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了《阎宗临史学文集》（1998），又在河南大象出版社出了《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》（2003），继而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了一套《阎宗临作品》（2007），包括《中西交通史》、《世界古代中世纪史》、《欧

洲文化史论》三种。这些作品，大都是作者于20世纪40年代在抗战大后方所写，有的当年曾出过单行本，六七十年后再次结集出版，在常人看来，或许只有纪念的意义。

然而，正是这些近似出土文物一样的著作，引起了史学界的震惊：我们在世界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上，竟还有这样的先驱？！

这几年，传教士文化的研究，突然一下子热了起来。有人发觉，原来这也是一个研究的领域，早点进入，说不定还有开创之功。可是，我要告诉你，1936年，阎先生于瑞士伏利堡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《杜赫德之研究》，就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开端。杜赫德先生虽说没有来过中国，但他据之写成他的巨著的，多是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寄回的书籍和信件。凭了这篇论文，阎先生获得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。

还是听听行家的话吧。北京大学历史系高毅教授，在一篇名为《邂逅阎宗临》的文章里，开头部分便说：

我感到了一种震撼：原来中国人也能写出这样的世界史！而且我敢相信，在通行了半个多世纪的现行中国学术话语里泡大的很多同行朋友，在读这套书的时候也都能产生这样的感慨和兴奋。

如果我是高先生，对这一点的叙述，就会平和许多。多年前，守诚学长要给父亲编一本纪念文集，我就曾献丑写过文章。看过阎先生早年写的中篇小说《大雾》，也写过评论文章。最为难忘，也最为怀念的，还是在山西大学见到阎先生的那些日子。我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人，有多大的本事，有多高的境界。

在山西大学，在历史系，我认识的第一个教授，就是阎宗临先生，至少从理论上说是这样的。

新生入学，照例有个隆重的开学典礼，会上照例有教授代表

发言。上一届是谁不知道，我们那一届是阎先生。开学典礼，多是在一切都步入正轨之后，不会是入学一报到，放下行李就跑去开会。以此之故，说是开学后认识的第一个教授，只能是理论上的。

作为教授代表发言，阎先生当然是够格的。以我的猜想，曾与鲁迅有过交往，《鲁迅日记》里多次提及名讳，怕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原因。毕竟是在新中国，毕竟没有几个教授有这样的文化渊源。有的大学，也有与鲁迅相识的教授，多半是叫鲁迅骂过或嘘过的。阎先生不是这样，是鲁迅曾寄予厚望的年轻作家之一。本书中收有《回忆鲁迅先生》、《回忆罗曼·罗兰谈鲁迅》，足以证之。

是认识的第一个教授，却不敢说，是曾受其亲炙的学生。

阎先生教的是世界史，要到三年级才开这门课。我们上到一年级的第二学期，就以一个神圣的名义，所谓的“半农半读”，到阎先生老家所在地区的一个县里劳动去了。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直到毕业，再没有上过一天课，再没有读过一本叫做课本的书。

这样的学生，只能说是列于门墙，而未入其堂奥。

纵然这样，也不能说就不了解阎先生，就不敬重阎先生。

他的一位公子，守诚学长，就跟我一个系，就住在一个宿舍楼上。没有什么交往，对他的家庭还是有所了解的。也不是怎样的打听，他的父亲，他的母亲，他们兄弟几个，是这所大学的一则佳话，几乎无人不知。不说他的父亲了，他的母亲，听说是欧洲什么大学毕业的，在国内大学做过讲师，教家政学。在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心目中，大学会教家政，听起来跟神话似的。然而，见过他的母亲，看那雍容的气度、高雅的神态，尤其是知道了他

弟兄几个都十分了得，还得承认，教过家政的跟没有教过家政的，就是不一样。而其时，他母亲并不工作，只是个家庭妇女而已。

让我对阎先生有进一步了解且越发敬重的，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。

挨批挨斗，是免不了的。一次批斗会上，扭伤了胳膊，此后某日傍晚，我路过大操场，只见一对夫妇互相搀扶着，顺着跑道遛弯儿。虽说看不清面目，仅从姿态上、步履上，也能想象出那份亲切，那份淡定，定然还有一种历尽沧桑的豁达，睥睨世事的狷介。

那一刻，他那近似麻木的头脑里，想些什么？

那一刻，他那孱弱的身躯里，翻腾着什么？

这都是我不敢想，也想不明白的。

再后来我就毕业了，没过几年，就听说阎先生去世了。

对阎先生文学创作活动与实绩有所了解，则是多年后，与守诚学长取得联系，看过由他策划，任茂棠、行龙、李书吉三位师友主编的《阎宗临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》（2004）之后。

20世纪20年代中期，在鲁迅周围聚拢着两伙文学青年，一伙是安徽籍的，一伙是山西籍的，安徽籍的以韦素园为首，山西籍的以高长虹为首。在结识鲁迅以前，高长虹已组织了一个名为“狂飙社”的文学团体。阎先生便是其中的一员。顺便说一下，当年聚拢在鲁迅周围的文学青年，多是没有正规学历的，这一点向为鲁迅研究者所忽略。这么说，一点也不妨碍他们后来的声名与成就。

结识鲁迅时，阎先生只有二十岁，第二年即赴法留学，这期间并没有什么成熟的著作。但是，他的心里，一直向往着文学，

一直有着创作的冲动，只是学业太重，无暇及此。然而，只要一有时间，便毫不迟疑地拿起笔来。当年欧洲到中土的航程，来去都在一个多月。于是便有了1933年回国途中完成的散文集《波动》，又有了1934年返回瑞士船上所写的中篇小说《大雾》。后来都出了单行本。

高毅先生的文章里，我最感兴趣的是这样的一句话：“特别是阎宗临的讨论是中国世界史学界多年来罕见的一种真学术……而且，虽然是真学术，阎著的文字却一点也不枯燥，相反，它十分地灵动优美，耐人寻味，能让你一拿起来就放不下，能让你领略到什么是真正的史学大手笔！”

看了这样的经历，也就该知道，阎先生的学术文章，何以“文字却一点也不枯燥”，何以“十分地灵动优美，耐人寻味”了。不必列举书中的文字了，且看一下《大雾》的《后记》：

写完后，道遇洛桑，列芒湖为大雾笼罩，不辨咫尺，我想生活也似大雾，他虽弥漫了我们，他的本身却是可爱的，不允许任意玩弄的，正如雾中的列芒湖，阳光一照，仍然会透出他秀丽的姿态。在此，我们所能努力者，只有修养自己的内心，准备与环绕我们的大雾来搏斗。因此将这部没有组织的记录，题为《大雾》。

多么精练，多么蕴藉！

用这样的文字写史学著作，该是什么样子，也就不难想象了。

有时我想，从那个时代到我们这个时代，不说别的了，仅在文字表述上，我们失去的，仅是一种风格吗？极有可能，我们失去的是一种功能，一种无法修复的毁弃。

少年外出求学，远渡重洋，读到瑞士国家文学博士，抗战爆

发后毅然归国，在那样的艰难困苦中，仍留下近百十万字让后世惊异的学术著作，还有这样质朴无华，风格独具的文学作品。

阎先生此生有憾也无憾。真正该憾的，是像我这样忝列门墙而老大无成的学生。当年没学到什么，现在总该悟到些什么吧？！

感谢守扶学弟、散木先生和若云女士他们的辛苦，编就了这本《大雾——历史学家阎宗临与文学》，还要感谢守诚学长邀约作序，给了我这么一个为阎先生效力的机会。

2011年9月16日于潺湲室

# 目录

1 / 序 韩石山

## 上编

3 / 大雾

60 / 波动

88 / 夜烟

123 / 文艺杂感

151 / 论偶然

155 / 关于《献给自然的女儿》

159 / 读琴心女士《明知是……》之后

161 / 回忆鲁迅先生

166 / 回忆罗曼·罗兰谈鲁迅

169 / 查理·波得莱尔

203 / 歌德与法国

## 下编

213 / 《大雾》序 向培良

219 / 亲如兄弟

——高长虹与阎宗临 廖久明

234 / 大雾里的人生

——读阎宗临先生的《大雾》 韩石山

247 / 鲁迅与阎宗临 董大中 郭汾阳 毛俊峰

253 / 一位罗曼·罗兰教导过的中国留学生

——记父亲 1929 年到 1937 年留学伏利堡天主教大学 阎守和

269 / 阎宗临、作家鲁迅和罗曼·罗兰 [瑞士] 梅兰

273 / 罗曼·罗兰

——阎宗临的导师和家长 [瑞士] 柯莱特·吉荷尔德

281 / 访问罗曼·罗兰的故乡 阎守诚

## 附录

295 / 朴围村

323 / 青年阎宗临的文学创作生活及其他 (代后记) 散木

369 / 编者絮语 宋若云